瓢泉吟稿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瓢泉吟稿卷二　　　元　朱晞顔　撰

詩餘

浣溪沙　謝吳[illegible]和[illegible]壽詞

嬌姬娟娟翠鳳鈿霜毛楚楚猩英就中心早可人情

斬新老筆無傳夢繪他年少意縱橫只堪閒寫換鵝

[illegible]詞

銀海清泉沉玉杯恰筭白酒冷偏宜水林檎嫩折青枝
爭看使君長壽曲旋教法部太平詞快風凉雨火雲
摧

菩薩蠻　觀魚洋鳥

鯤鵬已向天池徙瀲灩凡曹爭幾水莫信鼓風雷俱堪
作鱠材　輕舠風送捷觸網黃金裂誰謂我非魚知我
魚不如

前調　寄友

鄉關散盡當年客春風寂寞花無色長日掩重門江山眼外昏　畫圖高掛壁嵩少參差碧想見卧雲人松黃落洞門

前調

芙蓉紅落秋風急夜寒紙帳霜華濕枕畔木瓜香曉來清興長　輕舟青箬笠短棹溪光碧去覓謝三郎蘆花何處藏

太常引　送樂清宗晦山長陳輔賢

青衫結髮聚秋螢三館早蜚英出為主宗盟總祖述吾家考亭　相逢臺下卧看秋鴈一笑暮潮平驛路柳青青閭底事春風世情

柳梢青客懷

狂蹤怪跡誰料半老天涯為客帆轉霜風船隨江月山寒波碧　如今著處添愁怎忍看參西鴈北洛浦鷺花伊川雲水何時歸得

月中行

追補泰軒錄事母夫人壽

廣寒折得桂枝迴嫫母惜多才九重春色錦江來齊勸
九霞杯　玉堂有客移宮羽歌詞麗總是詩材我慚弱
水隔蓬萊幾許碧桃開

南柯子龍門汲雪

遠脉通蛟穴清泠瀉翠苔磚爐相對竹房開容我籠頭
紗帽白雲堆　碧澁中濡雪金沙二月雷甌罌千里走
黃埃嗟爾蒼生億萬隘望顛崖

唐多令中秋

涼影下青鸞晴空瀉素盤漾玉壺千頃多寬老桂散香
風露淨霜兔瑩骨毛寒　老子倚欄干不辭終夜看有
誰人共此清歡為問姮娥今與古能幾見正端端

臨江仙　過臘

堪笑一場顛倒夢元來恰似浮雲塵勞何事最相親今
朝忙到夜過臘又逢春　流水滔滔無住處飛光忽忽
西沉世間誰是百年人箇中須著眼認取自家身

蝶戀花

挺挺雙清臨淨練羽珮飛來頗覺遊情倦獺髓新痕開半面前時一似湘皐見　流水回雲春不豔怕有生香引得蜂兒健淨几明窓斜日轉如今不許幽蘭占

千秋歲壽王推官母九十一是日小寒節

嫩氷池沼澤國寒初峭梅乍折春纔早朱門歌管直䪥繡閣沉烟裊歡宴處神僊一夜離蓬島　九十過頭了百歲看看到須聽取千年調人誇嫫母妍我覺彭籛少强健在看兒歷遍中書考

鷲山溪

西真姊妹只這梅花是乘醉下瑤池粉胭脂何曾梳洗
氷姿素艷無意壓羣芳獨自笑有時愁一點心難寄
雪添愁珮霜護盈盈淚塵世悔重來夢淒涼玉樓十二
教分香去說與惜花人雲黯淡月朦朧今夜誰同睡

洞仙歌　慶張閬總管母八十

人生八十是世間中壽七十由來古稀有況君侯已樹
開國殊勳曾異數周魯瞻前拜後　玉麟分上瑞千里

傳謹鸞誥金花爛晴晝象服照青春秋香薦北堂卮酒
問阿母西池底時來試為數蟠桃幾番開否

魚遊春水 壽徐仁靜其塔樂魯常

蘭室餘香縕射雀屏深清晝永紅旌微動簟展浪花移
暝重碧先拈翡翠杯戲綵低窣鴛鴦錦人在藥宮春生
蓬境 盡說而翁少頴記得遺環故時井而今猶自風
流朱顏綠鬢百年應惜銅仙在九里爭傳清河潤山兮
壽兮以仁能靜

掃花遊　送人

津亭柳色正舞翠絲絲亂侵歌袖驪駒送酒競東門祖席賓僚歎舊白髮青衫愁絶風流去後黯回首但夢遶藩垣簫影清晝　遺愛曾未久聞里徃均輸力排豪右喧傳萬口道調元贊化是經綸手鼎鉉虛賢分內功名信有事非偶看金甌姓名還又

慶宮春　送表仲野歸絶興

綵筆傳歌青衫提劒幕中誰似風流使檄聯芳賓筵接

武後塵毎繼清遊曉雲春夢試回首星霜再周仙曹書
滿薦剡交推一鶚横秋　扁舟乍可夷猶一鏡平湖數
點輕鷗醉客疎狂騷翁豪放二公同是朋儔仕而猶隱
料出處胷中已籌故山雖好未許歸來一賦休休

滿江紅　壽推官焦元播慶六十

風鶴翩躚記昨夢天錫九齡從頭數再周甲子屈指天
星上界儻人足官府人間歲月自崢嶸慶明時生甫又
生申維嶽靈　珠盈掌金滿篚飄浮瑞鵝囀春鶯是乃翁

陰德心事分明筆下萬言多活國胷中三尺久持衡慰來蘇為雨福蒼生騰頌聲

前調

彈鋏歸來更誰嘆有魚無肉念良夜向闌相對舊歡難續一夕尔寒秋枕夢十年重剪西窻燭算人生得意待何時蕉隍鹿　樽有酒妻堪熟書插架兒能讀傍虛簷翠雲低亞萬竿如束數點蒼山遙入戶半篙春水斜穿屋便門前車馬寂無人從教俗

滿庭芳 和趙仲敬詠雪

翦水飛花裁冰作絮龍宮不管嚴寒斜侵風帽吟鬢忽哀殘誰念梁園倦客黃金盡作賦才慳飄流久寒欺敝褐猶事馬蹄閒　兒時曾縱獵呼鷹野外落鴈雲端猛呼酒霜鞴濕遍紅鴛倚馬酣歌秦妓紫貂暖不上裘舡今遲暮翩翩孤劍寂寞渡桑乾

寒壓衾稠光搖書幌夜深香夢初殘細聽窓戶簌簌響春蠶風勁時時墮砌分明認山溜潺湲呼童起疎梅耐

冷修竹報平安　曉來擁被看閒庭舞鶴古苔迷鸞鳥待
戲挽銀河飛步天壇秖恐瓊樓玉宇最高處無限清寒
憑君問九關虎豹香案五雲間

楷梱爐寒梅花帳矮籌燈愁坐更殘欲眠還起身已怯
吳蛩夜靜珊珊入竹依稀聽石上清湲遙知道東皇賦
瑞和氣滿長安　明廷多俊彥清班振鷺健筆翔鸞笑
兒女才畢空占塗壇奇絶鄒枚賦詠玉蜍冷宮袖呵寒
君知否玉堂清近終不似人間

漢宮春　賦呂子敬梅齋月

梅與月兮問雲香秋影幾度黃昏相逢驚詫溷盡京洛緇塵空山耿耿鎮無言色笑相親應頓悟風前笛裏三生石上精魂　一自心盟重訂便神交契合隨寓吾真蕭然水邊林下炯清輝冠玉美丰神應酷似家傳清白正獻前身

八聲甘州　題西山爽氣樓

向青泥坊底午橋邊新買屋三間有嘉蔬半席修篁數

箇分占寬閒著取層梯直上闌楯出高寒不見終南徑
惟有西山　門外紅塵似海待抽手版同擬君看對熏
爐茗椀捫虱縱雄譚笑當年多情王粲賦終非吾土淚
空彈任俗子卧之樓下那許躋攀

天香 壽桂金堂竹泉總管

碧玉橫陳黃金細屑天然畫堂風景古月浮香冷風度
曲不許一塵侵近沉沉永夜漾水色牕軒秋淨如識巖
前氣韻端知歲寒心性　繁華漫誇紅紫顏色直宜相

並縱有交承梅菊也應推遜自是蟾宮僊種儘消得嬋
娟伴清影為乞姮娥雲階鷲嶺

聲聲慢 賦柑花

瀼瀼微露熏骨濃分清暑絶點珠璣不夢風寒繁艷自
有氷肌儘任蠻烟瘴雨向炎洲偷換朱衣情緣短絶無
芳夢飛度江陂　猶記傳來纖手謁香名三日賞遍
吳姬縱使馨兒妖麗誰與心期傷情墜樓恩重忍塵沙
玉瘞珠遺餘韻在返清魂環珮夜歸

東風第一枝　送人

曉渡呼雲秋山訪鴈吟情先趁鄉夢暖風輕約行塵草色一川翠湧元戎小隊溢紫陌簪纓光動看碧油沙際陳兵玉勒柳邊飛鞚　陪窓幄折衝需用贊上幕典刑增重發硎初試牛刀儲才正須樂籠清時異數有天外好風吹送想驛亭籌筆風流應憶翦燈曾共何年月地有白鳳飛來與秋遊戲碎屑黃金馥馥暗熏

桂枝香　壽馬宣差詠桂

沉水如來界開全未直著得許多清氣飽詰風露自
應韻色獨高人世　更不羨犀帷富貴羨鷲峰前度秀
分雲外彈壓西風誰數錦英華麗幽芳素抱巖樓志笑
當時滿門桃李等閒乞取長生妙訣廣寒宮裏

木蘭花慢　送陳國材都目

拂溪藤香潤緘翠墨寄深情憶月滿蕭臺春回炎海驛
騎宵征相思頓成春夢恰方州接武叙前盟愧我弓刀
分倅多君紫牘勞形　佳聲實佐喜逢迎曹局賴經營

更尊俎譚諧羊襟清曠逸思縱横正好相依晚歲忽歡傳梅菊已交承粗喜分携不遠春來把酒江城

前調陳伯永竹院有魏鶴山題扁名公留題

信吟笻到處儘可欵箇人家見碧甃横陳粉牆低亞亂鎖煙霞森森萬竿如束倚虚簷風影自交加一點塵無几研十分清到窻紗　堪嘉玉立瘦穿沙池色淨無瑕向良夜移牀靜臨書帙閒試茶瓜明月清風仍好但秦宮梁苑遍棲鴉零落殘香秀墨春衣拂遍苔花

齊天樂 薊門寒食

青烟一夜傳宮燭朝來管絃都試寶扇傳歌銀缾索酒柳下驕驄曾繫憐紅嫵翠任栲栳量珠伴春俱醉不道無情花殘春老頓容易　人生幾何適意甚前時風度今番情味楚褐凝塵濤牋封淚愁在斷鴻聲裏情絲恨綺儘付與風簷燕兒論理不似流紅解隨東去水

前調 與周可竹會飲和韻

浦潮迎送朝還暮忽忽燕來鴻去北牖分茶西窻剪燭

離合人生由數狂朋悱侶記籌酒勾吟幾回凝竚絮影
蘋香夢中猶是少年路　詞華今度尚在奈相如漸老
無計重賦露底氷絃梅邊玉塵留得風襟如故情高萬
古想脫劒呼樽氣吞寰宇不管春山子規啼夜苦

畫錦堂　壽孔竹所

朱戶粘鷄鈿釵簇燕恰頒三日王春記得當年佳夢始
紈祥麟杜陵天近衣冠盛謝庭春暖蕙蘭馨人爭羨青
鬢未饒恩袍草色光凝　佳音須側耳聽報取日下鼕

聲蘭紙塗鴉天上寶墨猶新蟄雷先奮三冬暖便風終
快九霄鵬君須念早晚小儒終期一報平津

渡江雲 題鄭天趣三湘集

渺寒雲萬里孤舲載雪逐鴈渡三湘倦遊頻選勝撫劍
延年貰酒過滕王清泉自酹秋草合賈傅祠荒筭都是
傷心弔古和月貯吟囊 難忘雪邊梅屋雨底蓀房料
裁雲縫霧應自有知心老嫗相與平章澧蘭沅芷曾親
擷返醒魂猶帶騷香看未足漁歌又起滄浪

念奴嬌

倦懷無據凭危欄極目寒江斜注吳楚風煙遥入望獨識登臨真趣晚日帆檣秋風鐘梵倚遍樓東柱興來携手與君更上高處　隱約一水中分金鰲戴甲力與蛟龍拒擬訪臨皐清夜鶴誰解坡仙神遇斷壁懸秋驚濤遡月總是無聲句勝遊如掃大江依舊東去

前調

怒濤駕雪躪千騎爭赴危坡奔注高閣凌空圖畫出邈邈

荊揚佳趣夢澤雲寬邗溝霜淨影落晴簷柱南來王氣
銷沉榛莽深處　堪笑亡國危機沉江鐵鏁欲把東吳
拒司馬佳兒那解事神算真成天遇商意悲涼宮詞淒
苦忍聽臨風句無情江水不將遺恨流去

水龍吟　簡周晴川教授會飲和韻其
兄晴山有吹壎吹篪詞稿

一春剩雨慳晴悶來閒檢床頭歷農占應候今朝甲子
初開霽色草徑泥融柳橋風勁尚妨吟策有幽軒水淨
官窰春透儘可一觴閒集　重碧滿浮雲液奈長歌此

情無極觥籌交錯塤篪迭奏席珍連璧列屋修蛾主家陰洞漫然傾國任魂醉直到芙城待問似它丁石

喜遷鶯永嘉思遠樓端午

香塵盈篋是舊日賜來宮羅疊雪服艾衣清浴蘭湯暖輸與箇人娟潔性巧戲拈針縷慶得虎兒獰劣鬢半鬟貼朱符翠篆同心雙結　愁絶追楚俗獨弔湘纍日映沉菰葉綵鷁浮空鳴鼉聒盡十里翠紅相接漫有倚空欄檻誰把朱簾高揭歸去也聽叩舷兒女尚傳歌闋

宴清都錢提控令史林君瑞

試倚江亭櫂來執手問君歸計何早賓僚攀挽元戎舉辟正堪談笑青衫兩見書考且暫屈致身未老料鵾鵬須奮天池驊騮寧戀蓼草　堪誇健筆揮斤長材破的積案如掃霜臺器重蘭省優容十連儀表平生不在溫飽但行志功名儘了便歸來說似梅花清樽細倒

一萼紅盆梅

玉堂深正重簾護暝窻色試新晴苔暖鱗生泥融脉起

春意初破瓊英夜深後寒銷絳蠟誤碎月和露落空庭
暖吹調香冷侵芳夢一餉消凝　長恨年華晚被柔
情數曲抵死牽縈何事東君解將芳思巧綴一斛春氷
那得似空山靜夜傍疎籬清淺小溪橫莫問調羹心事
且論笛裏平生

大聖樂　至日與周晴川兄弟會飲

霜護庭鴛春生爐獸早梅初破喜至景漸覺迎長刺綉
五紋贏得兒女情多老侵尋愁添歲月儘門外令朝無

客過慵身在且應時納祜淺酌高歌　人生有幾勝選
苦不分千金換翠娥便次公酌我公榮如子奈此歡何
霜竹噴雲風瓢激樹得似塤篪清意呵休眉鎖問朱顏
去了還更來麼

過秦樓　容中端午

水碧紗幮月圓紈扇悄悄午窻曾共祛愁楚艾照眼安
榴節物把人船送無奈長晝　如年鶯趣吟情蝶迷鄉夢
悵歸期多誤暮雲凝望亂愁如荼　誰念我悶對騷經

慵尋遺譜冷落赴湘琴弄醒蒐正渴箭碧初乾買健聽人呼粽不似歸來故園同泛香蒲頻傾春甕儘癡兒騃女齊唱湖樓興動

蘇武慢　寄贈

枕海山橫陵江潮去雉堞秋風殘照閒尋桂子試聽菱歌湖上晚來涼好幾處蘭舟採蓮遊女歸去隔花相惱奈長安不見劉郎已老暗傷懷抱　誰信得舊日風流如今憔悴換却五陵年少逢花倒躲遇酒堅辭常是懶

歌慵笑除奉天威掃平狂寇整頓乾坤都了共赤松携手重期明月再遊蓬島

賀新郎 壽清尹 靳從矩

縣古槐成幄燕泥香繁紅墜兩半簾花落一夜江皐黃犢雨萬頃綠雲噴薄聽四野田家歡樂堂上琴聲堂下水畫庭空自下風簷雀喧競少儘不惡　竹窻暑淨巾斜著傍筠軒閒舒嘯戲舞翻霜鶴棐几藤牀揮玉麈半骨棱棱如削炯一段清氷秋壑待得河陽桃李滿向雪

堂細訂梅花約須喚我共酬酢

前調歸鴈送劉季和韻

雲影低平楚看翩翩離羣避暖去尋孤戍猶記登樓看瘦字零落西風無數把往事書將空處乍別榆關秋夢迥向江南睡足菰蒲雨天欲暝雪初絮　江空歲晏衡陽度儘寘寘稻粱謀拙弋人何慕行斷驚飛悲弔影誰念嘹風最苦算只有天涯羈旅莫聽城笳迷去翮被落花飛絮相縈住輸海燕笑遲暮

哨遍 題坐忘齋

一室退藏隱几坐觀默會人間世惟集虛抱一自齋心黜聰明形骸之外回益矣冥然如喪吾志烏知禮樂非仁義彼造物何知息黥補劓徒勞巧任私智但忘年忘義樂天倪好惡情都忘物皆齊鰌與魚游鹿與麋交將無同異　噫請試言之彼知忘此此忘而海上多矰繳翁鷗弓兩忘機想蝶夢莊周周迷蝶夢籧籧自適無非已便是是非非非非是是由來非馬非指我而今魚兔

都忘已又豈知筌蹄為得計問臧穀亡羊何累塞翁得
馬奚喜得失成何濟頓忘世味簞瓢陋巷樂以忘其憂
耳便教有酒也忘歸任忘形相汝相爾

欽定四庫全書

甌泉吟稿卷四　元　朱晞顏　撰

序

送歸安縣丞沙德潤序

泰定五年春二月歸安縣丞沙君德潤滿解將歸其同年夏溥張世昌合郡嘗所往來者為歌詩以餞且屬余序余嘗漫仕司浙東長林煮鹽賦知丞之職為詳因不固辭夫以一邑之政居其位而任其責者或四人焉五

人馬簿尉位卑且有分職凡獄訟賦役簿書期會文牒所移必先由是而達乎上因得市權鈞吏以規一已之私令長秩尊專判署臨決可否於一邑無不當問丞居其間似不相涉者士大夫處此率壓於上偪於下洶洶怯恧益相訾謷而數怠其事是豈遵制貳令之意乎今沙君德潤則不爾也君少年決科筮仕來丞茲邑其事長佐必盡禮遇吏卒必盡誠不拘於勢不狃於習酌中可否一歸於正使上下勿為嫌舉邑傳誦知有吾丞亦

豈徒然哉踰年政成因自奮曰吾不負丞矣吾寧負吾
士乎一日進邑教諭楊某謂之曰子知設教之意乎蓋
將以化成俗美耳今邑有養而無教吾與子寧不共負
斯士乎因相與諮議順民俗之所趨舉庠序之所闕儲
材計役新泮宮而落之此宜非丞職任所當為者又焉
知不以其所處而狹其所志乎余嘗病夫今之士平居
服食趨尚每冀一命謂必當有為以盡其力一旦蹈之
則曰是非吾職也吾豈為此者哉及居其職則又曰是

職非吾所可為也必若是而後可嘻天下之事孰必若是而後可為乎其不若是將終不可為之乎苟能以平居未有得之志處既有得之位而不為外奪則其必大有得於時也豈易量哉今足知吾德潤之平居所志將不止於此則將拭目以觀有若斯邑學宮之盛大光明而垂於後者矣德潤庸何辭

送譚晉明序

余友唐子華示余周本心待制所作何大工傳何蓋善

釀者也因戲謂子華曰善釀者宜得寓名篇什間麴生風味世所通稱乃不得與毛穎黄甘齒是一遺事遂系其世而傳之置之几席以資談笑會余來瑞江為郡監稅日坐塵坌叫囂隳突規規然與人爭尋尺以為計官卑才劣人少過從又土風鄙陋無高人韻士時一陶寫以袪胸中之積良可嘆也辛未冬十月臨川譚晉明文以其舅氏樂魯常副於務事來省因得相與周旋接殷勤話欵密酒邊適道所傳麴生事出而示之晉明亟讀

亟飲乃相視大笑以為樂惆不知彼之所謂尋尺者果何物哉晉明年少氣盛志强才逸其風儀詞旨非直伯仲諸生之間蓋將挾其所有資其所無雖前席之問有出乎鬼神之外者是豈三太息五流涕而已北風戒嚴倏裝言邁有足以振湖海之氣矣子行乎哉遡長江度采石有李謫仙之故塚在君其為我酹之

送唐子華序

江陰楚境西春申君之故邑也長江際天簸蕩叢出連

艟巨艦潮汐洞沿每臨流寓目則荒煙蒼莽之色與日俱暝猶可槩見當時雄傑之迹今州設置既久畜產滋盛生齒繁夥版圖職貢直趨省曹乃得與列城齒凡州之廨治廐庫廟學壇壝與夫郵亭傳館游觀教閱之所皆已治葺宏麗視昔有加焉然其風物之舊民俗之習此必在漸摩教育而後有以遷化之是亦今日一州之所務又何假外物矜飾哉予友唐子華以選調為是州博士子華博學多聞才識通敏視其貌若不勝衣者而

其剛明果毅之志蓋非可以迂濶而目之也始子華以
郴州教授改調處州路青田縣梁遠鄉巡檢始行人謂
子華素懦又儒士不習武事多難之子華獨決然勇往
予時司長林鹽賦境壤相接一日子華馳一价抵予因
問之則知子華既至撤枹鼓散兵卒獨引僮奴一人徑
造大姓家與之揖遜為禮或持酒脯以往談笑為樂因
得推致腹心久之人知無他意多樂便之故終歲不聞
有寇盜之患予聞之愕然亦未通其要也子華繼以

丁難奔赴未幾予亦滿解南歸每勝日必會會則談諧飲酒為樂一日迓者踵門子華治行將有日矣予乃持觴以餞之因戲為之言曰禹稷顏子同道易地則皆然曩君在牧溪時多行簡便之政意必有弭伏之方非但休息而已且澄江為浙右望邑風俗輕悍有三楚之遺習諺為沐猴而彈冠者蓋亦譏之耳今釁舍粗設教養之具闕如也君行將莅事得無蹈襲前政還復散諸生撒俎豆安居暇食日與鄉之賢豪登蕪城酣歌撫髀持

酒一酹春申之墓乎將益充君詩書之府修君道德之實升堂講解考古證今以明先生之道變易汙俗稱為禮義之邦使為州者得以坐鎮雅俗而君亦宴饗諸侯之庭賦溉洋洋之章觀民風而歌帝德遠繼季子之塵乎子華曰夫俗有美惡政有善否時有通塞此三者為仕者之通患也始吾居牧溪時山境僻遠民俗椎魯惟以耕鑿自給有大姓數十歲以屯積為業遇凶荒則細民仰食以相捍蔽卒有椎埋竊發之姦易為擒捕獨畏

避官吏齎科供億之事急則禽翔獸駭逃遁山澤間縻
歲月不可得雖設健校數十率多山野庸民莫曉操兵
挾矢事驅之則撞搪呼號隳突後先莫能効用假有舊
役三五人稍知官理然又狙詐險狠並緣為姦不可馴
致故吾覩知其情一以清淨為方此亦老子知白守黑
之術也今澄江之行職在教養又焉可一其施設哉吾
將行吾之所行學吾之所學博以充之順以達之吾亦
奚知仕之善與否也吾其行矣余無以釋遂書其次第

為序

送施景顏序

物常患於不偶惟窮理者能盡其性力常足於非才惟志學者能養其氣余於此未嘗不重有太息也友人施德淵才識朗秀器量弘達余鄉之佳子弟也一日適遇於嘉禾逆旅中觀其充然以舒索然以居余固弗知其為何如者與之語則愀然有不懌之色固問之則曰淵不敏少而學於觀先俞先生之門將欲竟其業而先生

亡矣及長先君俾淵肄業郡庠然卒以家貧事劇迫於
志養不能資筆研而上與計偕以觀上國之光遂乃勉
就推擇試補江浙儒學提舉司吏役以規升斗之微于
今四年矣然而繼丁先妣之艱匍匐就道暨至終喪復
役曾幾何時今復以先君之喪來赴時月流逝於今適
已禫服有司雖嘗過舉而淵累息兢惕未知所擇自意
一趨兩蹶是非命歟然存歿之念每嬰於心誠懼夫將
遂湮微廢墜先人之業而即死於地下矣余乃釋之曰

子知耕者之事乎夫耕之道始而經其疆理芟其草萊覃其鋤耰揉其耒耜沮洳其區糞沃其垠然後播其穀藝其殖澇則疏其澮溝涸則溉其禾穟旦旦而視之日夕而耔之以至於雨露之所滋風氣之所達函其穎栗其實方且蕃然以碩唪然以瓞則其為有秋之望蓋亦勤矣苟其耕耨之不習播殖之不時為莨莠為稊稗以虛廩庾之計又安能專美於如坻如京之詠乎至於豐凶之數肥磽之宜則亦順其天時盡其地利而已矣於

余何預焉今子之才具既已立矣禄仕之階亦有所自矣至若勞瘁之跡憂患之故審矣吾子循而蹈之擴而充之又何慮乎名之不令仕之不達而遽以此為懷哉且吾聞之物之久滯者必通天之久勝者必定子而持子之志俟子之天則將有不可必而勃然者矣吾子何愚乎於其行序以餞之

送張信甫序

宋興三百年其間設科之盛前代莫及自乾德初始循

唐制革五代衰陋之弊申延對之科嚴考第之法至景德中培養成材得人為最熙寧間王安石作相以私學取天下士行新法作經義去筆削一經目為斷爛朝報任情穿鑿牽合不倫海內翕然慕而一變渡江以來用議者請始以詞賦經義別為一科與論策通為三場號稱時文故學者務為新奇琱鏤之語以迎合時宰之意豈非以世運衰微文物凋喪與時升降而然耶暨聖元肇興混一區夏廢而不設然儒者進取之階率多循資

而進雖有茂才之科多為有力者之所鈎致故懷才抱藝之士老死衡門不得以盡其志方今聖天子文德誕敷側席求治詔天下經明行修孝義之士里選而賓興之登于有司考中其第以禮敦遣大比京都進士第一名六品服自甲科而下各出身有差其為榮觀蓋可想見吾徒何忍而負之予農家子弱歲好弄踊躍築埋未知進修之道及壯讀書通大義遂曉夜孜孜為學不倦每感厲奮發思欲以文字自達奈家貧親老迫於志養

常輟筆棄研求為救水之歡未幾朝廷開置右學選擇
俊秀用充其科予以少年首被茲選因銳意記誦究通
其方乃以時義貢於王朝較藝棘闈俾授斯任是皆文
字之功予又何幸昔揚子雲乘輶軒使諸國採方言以
鉛槧摘而記之多識奇字遂為儒者之宗今天下車同
軌書同文凡舟車所至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
霜露所隊版圖職貢悉同其文又豈特鉛筆而已安陽
張信甫與予同年端愿好修雅意經史捧檄渡江帥正

湖學令將秩滿北行比至京師意必見君門射策之盛敎授宋明義作為歌詩以寵其行辱徵余序余因慨然有感輒筆數語少伸其志且為天下士子之賀他日亦將為信甫之賀云

送陸楀謙教授序

武林陸先生元德以平陽州儒學教授滿解西歸凡州之長吏僚屬洎士之秀嶷者相與餞之州蒙古掾朱某聞而趨儼而揖曰先生果行乎哉曰然朱子曰是

未可以遽也愚將有言焉先生曰烏乎言朱子進而言曰方今季冬歲聿云莫寒氣凜冽雨雪載途適齊民塞戶先王閉關之時矧錢塘相距昆山僅一十五程許山川阻修道路梗澁有蛟龍蜿蜒之怪豺虎夢惑之虞先生老且憊其於興居寢寢之適得無勞乎姑少止以俟暄暖先生幸或聽之先生曰辱子之知深矣愛之至矣吾官于茲六載矣年及耄七衰矣其出處之分去就之計審矣明矣越若去年秋吾以病痼將解印馬歸招諸

生觴而執別者屢矣今幸已滿代又幸而疾少瘳今不
去將奚辭吾有重裘席帽可幛風雨僕馬資糧粗給宿
春雖老憊尚擬于山程水驛問貰酒捜吟問梅索笑以
舒吾抑鬱之積豈不快且樂也又何以勞為乎吾其行
矣朱子曰凡人之生也名驅利役苟苟逐逐殆將以求
適於已而已今昆山雖僻陋遠處海陬有山水之秀并
邑之繁士族之盛風土之宜至若楂梨柑橘魚蝦鷄豚
嘉蔬美醞清醪精鑿之屬皆足以養生而悦口又何必

之楚之吳而以鱸羹鱸膾為得哉願先生毋亟行聊以卒歲先生曰噫是何言歟夫喬於已者豐于人逸於體者勞於心喬乎已者失惠勞乎心者失仁始豐之終約之始役之終樂之吾將約其所有樂其所無以推吾之志以全吾之天彼口體之適又安足云乎哉始吾作掾時升堂皇坐皐比稽經考古講道解義日孜孜為已任凡金穀出納之數一俾計吏恬不為問日飯一盂蔬一器冬一裘夏一葛惴惴承事惟懼勿謹是不亦喬于已

而勞于心乎今吾無官守之責時引領西望慨然長嘆
吾非木偶寧忘首丘之思乎惟錢塘為江浙一都會而
蘇湖又魚米之地祖父廬墓姻親朋舊皆在然每歲時
接杯酒話缪密徜徉閭里間以佚吾老終吾之年其為
約且樂不亦至矣乎吾秣吾馬吾膏吾車子毋喋喋為
也雖然吾聞之富者送人以財貧者贈人以言今諸生
學古道者也雖貧蔑贈能無言乎朱子退而言曰先生
之行決矣先生之道大矣余小子安得而留之乃率其

徒為歌詩以餞之詩曰北風凜兮寒慄慄播坤維兮滄海立彼若人兮云徂征夕怛怛兮朝惻惻水有龍兮山有虎行惸惸兮去何怙鼓桂枻兮乘驪黃鬼辟易兮神呵護怳遐陟兮歸故鄉曳蘭裙兮飄芙裳褵明月兮佩夜光飲墜露兮餐秋芳羌靚好兮修娥眉疇妒倖兮夸巾褫固直茂兮刑德儀錫永壽兮躋耆頤騁逸軼兮奮高鶩俾後塵盍從而追之

記

容安堂記

世固有大人君子居廣居處顯位攬天下富貴之資以為一身之奉履敝珠玉耳厭鼓鐘言從計行事與心會曾莫有一毫拂亂其所為者然而焦心竭慮疲形勞神乃不能一日安於寢食之間以為有生之樂其故何哉且人之生也萬善具焉大而天地之廣著而萬物之殊嚴而父子敬而君臣至于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有可樂之地是以聖人稱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同也不改其樂以明夫道之所存即吾樂之之事也後之誕者乃欲以外物而求之不亦謬乎此東晉嵇阮之流卒為名教之罪人也哉惟陶潛以邁往之才高出當世不肯屈身束帶往見督郵輒賦歸來退樂故里顧其名節炳燿風厲千古是非外忘世故內有所安篤於道者不能爾也華亭沈用之少以吏能歷試州府考滿選調西安東流二縣暮職雖日處簿領之間而其意趣雅淡志尚高古要不為塵俗所奪每慕淵明三徑之

樂及其歸也迺於居室之西偏為屋三楹中列圖史旁
蒔花竹以為晏休之所扁名容安且寓景陶之意其子
堉柳德遠過余言之余是以知用之之能安於樂者也
聞之古人之言曰夫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
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用之之安有取於是是則所須
非廣而足能有恆殆猶歉之一飽飲之一盈抑欲順時
乘化易於所安是非絕情用世希合於曠達之儔雖然
用之之年尚強進未已苟能推其造膝之度引其兼受

之資施之民社達於朝廷之上則吾益知用之之不以為安而忘天下之憂又豈遽以一室之樂為樂也用之其頷之乎

有餘清亭記

昔人命竹字之此君蓋不欲直斥以名被之尊顯之號其見貴重於當世也若此彼其挺生周阿瀟洒於風塵之表泠然清氣凜出凡材故幽人韻士每有寓託見之篇章蓋所以資泉石之勝也東昌宋公春卿始來毗陵

實主幕事以廉直見稱其郡之別駕知公素貧不治貲
產出私錢若干緡為買宅于城南之陬以居之公乃剪
除榛莽雜蒔花木雅有山林之趣無何公以選調連仕
東南蕪廢滋久近由湘中歸老其地因得留意灌溉以
復于舊舍東修竹百挺陰翳林立慨然瀟湘之思構亭
其中橅樂天所賦揭之楣間以為游息之所余嘗從事
浙東帥幕知公操守益堅蓋非有得於一己之私而盜
小廉獨潔之譽者敢因斯扁用布其愚說焉夫清之為

義在學者則有澄治之功沙之汰之惟務求去其塵滓之溺而後淳涵演迤汪澹靜深乃能遂進於誠明之地苟其日力之不至則猝然之頃雨集而溝澮皆盈抑恐不免於同流合污之弊矣今公涵泳積久清明在躬旦而處於斯亭之中或觴或詠或笑或默麗日在天清風在戶彼之參立於吾前旁午而狎至焉者吾則賓於名實之表圉於物我之外來而能集動而能凝虛靈湛寂表裏瑩如以之求吾身則無不足之欲以之燭萬化則

有無窮之理淵乎旨哉雖使淇澳詩人之頌滄浪孺子之歌將有不盡公斯亭之義也

廻江亭記

位有至卑而其名與天地同傳者江海是也蓋其積深潤下吐納百川沾溉焦枯疏滌汚穢注焉而不溢趨焉而不竭凡物莫能與之論功者非以是歟瑞州有江介乎郡城之中宜春萬載衆水交匯東流而入于鄣江之南有故邸其前楹為稅司廳事依楹憑岸隙地深廣丈

餘歲久不治晦而弗著會其竄嶺為小亭於旁虛簷曲楹橋影波光下上輝映一郡之勝舉而得之因樵浩翁所詠以廻江為扁蓋亦取其義焉嘗讀舊史頗究東坡賴濱出處大節當其論列危疑之頃慷慨忠憤形於詞章真有萬牛不可廻之勢其視死生榮辱同一趣舍故屢遭遷逐名節益顯是非持志之固嚮道之深能如是乎今郡志所載二蘇事迹歷歷可考至若對床同夢清興迥殊此又兩翁之悟旨也詩不云乎汎汎楊舟載沉載

浮今是江以謫者得名則處卑自著同汚獨潔於余深有愧焉

湖州路重修録事司記

宋承唐制置録事參軍凡部内政理善惡簿書稽違會計當否皆得以糾録之蓋一郡綱轄之地暨皇元肇興混一區夏庶務更新廢而不設令路府更置録事司秩二百名割旁縣舊隸關内之地以分治之邑有令長有人民有獄訟有徭役而獨無絲粟之征視昔録事參軍

之職任重而責專名同而實異特員郭之一劇縣也地
饒位偪介乎四塞之衝闤闠雜遝生齒繁夥椎埋僄狡
之姦衆鹽錙銖之訟至纖至悉日常險健於庭況其四
郊憧憧郵傳迎餞之迹旁午狎至供億搶攘疲於奔命
然編氓之籍大之不能等次之下邑而上承下撫法日
煩苛率倍蓰於百里自非精彊應變之才未必不致尤
責也至元某歲東平李君某父銜命遠來始即亡宋南
倅廳事之址易圮就新草創斯邑地近府治偪居子城

之陬位置卑仄材木瑣細浸淫穿漏大不克稱用是後來之士積十餘政率以媮安蒐獵為能苟且歲月隳而弗圖至大戊申歷山蘇君某負時能聲適被斯選至之日環視棟宇憮然嘆曰嗟乎政由人舉官以治稱今茲室之陋若是殆非所以昭示令憲也易不云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余聞先時刑部尚書廣平馬公作牧茲土政行民洽遭歲大穰因廢治材程工即事由麗譙及府治以下至於庖湢廐廥之所皆撤而新之栱桷翬

飛丹艧煜燿他郡莫及而此壞屋遠不踰跬步之内曾不能郢正匠石之下庸非不幸抑亦當時執事者過於計慮歟余新即政志欲改作誠懼夫政教之未修民之難與慮始也乃退而思念是室之陋雖有撓攘之憂苟能一日而不忘其必葺則尚冀朝夕之安其有不能苟安於朝夕者顧猶有大者焉遂力為政凡庇於民者舉而行之蠹於政者揭而去之律姦貪縱枉直豪彊斂迹并邑讙然歲再周而政成士若民相與聚而謀之曰吾

儕小人朝不及夕今天惠賢宰使煦育吾民獲遂蓋藏之私今視事之署梁木傾頹危焉將壓卒有傾仆則吾民之罪曷所逃哉乃共裒餘力以陳於公公為出已帑三百千及其長佐達嚕噶齊某録判某典史某共捐俸入之半以為之助始經工庀材拓地起廢畫宮於堵率身尋引之間崇卑廣狹靡不竭思役興會同僚各以靡盬他適公又不以寡助為慊惠意承志勤勤渠渠昧旦坐堂上剸決繁劇曹無留務然其圩墁瓴甓之費傭償

食飲之直左籌右畫曲盡其道雖侵星觸暑揮汗廢食
益不以勞為憚不踰月而落成屋不呈材民不病役君
子謂是役也是足以觀政矣後之人有慕公之德欲求
公之為治者請視斯署其或可以繼志焉

欽定四庫全書

瓢泉吟稿卷五　元　朱晞顏　撰

傳

麴生傳

麴生者晉之曲沃人也名之醇字叔雅風儀醞藉辭吉芳潔善和容多與可通貴賤皆以生見稱頗器重於當世生之先有力牧者當軒轅時以耒耜教民有功始封諸有邰因冒姬姓世為膠官七傳而至帝嚳曰高陽氏

高陽之後其別子稷以八政佐禹為司空因舉使治歧隴之地衣食滋殖日大以蕃迺徙封於萊其子孫號牟婁氏實生之自出也生資稟柔粹能克已磨勵善治擇以矯揉自飾故人樂為推挽煦蒸之使得盡其能時夏人儀狄素知生材胎合令式迺賓興而登貢于禹欲以尊爵祿寵使為法于天下會禹與梅伯共論調變之道且嘗試之而禹頗惡其言之甘乃昌言於廷曰後世必有以此亡國者因屏不用由是遂見絕生後遭值季世

為過澆所擠至與斟灌斟鄩自相鴆毒竟以身敗故禮法之士緘口自持莫能為之清白而生終亦自泯沒無聞歷商周戰國之間其子孫或顯或湮雖有徵勞班班可見然世無大人君子考其往行焉至魯哀公時孔子以禮樂修明先王之教與其徒言偃宰我始以生為尸祝相與揖讓於俎豆之間而制其登降之節獻酬之數著於詩書用防後世之亂生之名迺復尊顯及秦苛法置挾書之令設羣飲之科寖亦不用生乃韞櫝齊魯間

不沽名譽而自污矣逮漢室龍興高皇帝會項羽於鴻門因左司馬曹無傷受謀臣陳平之策生乃托辭逃難歸壁方獲侍上及天下既平上追憶故舊賜宴前殿使生交歡以致其情當時羣臣酣論紛爭上始厭薄之雖歲時一見於長樂未央宮然亦莫之惜也今上即位始大用儒術旁求俊雅以闡大猷生方困頓窶牖之下偃仰床簀間曰與洨翁齊大白操觚論注以雅量相傾下而時人輒多生之不醻且少大白之隘也上之明年將

有事南郊詔諸博士孔安國等草定祠禮多繁穢不精
一時大臣公孫弘之徒無所裁正有齊人晁錯嘗從生
學乃拜疏薦之其疏曰臣聞西土之人有麴生者望出
炎軒代有勳爵適遭澆漓之季不得入苞茅工奉王供
以延世祿乃退託儒術教授於齊魯間浮沉自晦歠飲
志樂故時人莫知所趣而為之造請焉然其學業醇正
德量宏深蓋自周孔以來去中聖人一間耳厥今漢儒
盜竊糟粕之餘糜爛分裂逮至百家濫觴益甚求大中

至和之道惟生一人臣味其卮馬研窮妙理揚道德之光至於睟面盎背過不自知誠非楚醒餔啜之比今聖上咨詢典禮嚴事親郊而博士諸儒少希風旨臣恐神明降嘏不稱德馨如使斯人秩之帝筵必能克享天心以昭明應疏奏上嘉之乃遣使以安車蒲輪召生於漢水之上生即起應詔待命于石渠之館上拜生光祿卿令與諸博士採定儀式以聞生迺考求遺制酌中可否定為一代之禮上頗嘉納焉有司撰日行事設壇壝于

國門之南凡犧牲玉帛樂縣之屬一如常儀仍特詔以犧尊象尊著尊山罍各二盛陳壇上置生其間如期上與奉禮侍中偕生奉爵升自阼階至于帝所祝史具上名及生名已禮畢上乃還宮始置不問一時榮之未幾上谷汝南諸郡奏醴泉溢者一十二所又內臣奏甘露降於庭天子以為祠祀之祥由生之大禮成也因賜民大餔罷榷酤之禁使民得以酒醴遺餉為禮至是生之名布滿天下為之諺曰弦之勁勁不如弓之獧獧蓋言

麴之功多也甘露元年天子因司馬相如之言開燉煌張掖酒泉諸郡上即以其地賜生使食其賦之入封生為酒泉郡公二年大將軍衛青霍去病克平朔方定襄而匈奴昆邪諸屠皆來朝天子以四海晏一百姓殷富欲侈大其事以誇後世乃東封泰山禪梁父祀太一五帝諸神天子以生習熟儀禮每即事必置前列而生頗亦附會上意與五利將軍欒大採定祀神棗脯與其方色薦羞之具故上尤親愛之其大臣田蚡嘗因灌夫致

生其家蒙以罵坐之辱每欲沮生之寵輒以此短之而上終不之信也時天子久臨萬幾頗亦厭倦思導引辟穀之術以自延永嘗坐便殿與侍臣言生之才輒太息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即使內謁者王治中召之而生不俟駕竟倒載以見上因笑謂曰卿豈折簡可呼者耶對曰臣今亦時復中之耳因頓首謝上使衛士掖之置之社席之上與之相對彌日酬酢不倦上益為之甘心焉即勅小黃門每朝會賜生上殿不名跪拜給扶以示

優異天子春秋既高近侍之臣或得以聲色畋遊蠱惑上心朝政日廢公卿大臣頗欲以危法詆生生遂棄印綬歸隱姓名於桑落村將有遺世離俗之志然生以泛應多可故聞其名者輙扶攜以往而生之居賓客盈座無虛日生亦接納不厭罄有無以供其需雖田夫野老樵叟乘興而來率嘗興盡而返無賢不肖皆得與之游且不以清濁自暴故人益狎之或至袒裸呌囂狂歌自恣一聽人為尤不以此為隘也獨騷人韻士託交最直

因寓名篇什間故世之任達之士每以生為逋逃淵藪有以紓難養生而遺其口體之好而已顧姓不喜釋老每遇之輒為笑謔其豪家貴族尤所推重如欲致之必為盛設呼召伎樂水陸畢陳然生頗亦矜負至輒危坐其中願指氣使而一座盡傾或連晝夜忘返雖王公貴人見必折節盡禮是以麴生之名稱重一世而人皆得假意焉生之出本農而儒者也故其稟俚而少文魯而多雅今世之所謂冠婚喪祭與夫朝聘燕饗之禮無不

精熟又多能古仙人方伎善導引辟穀之術然其外形骸變晝夜齊死生此又生之達識也其亦有道者歟其出處無常故不知其壽年之永短與其世代之所終其子孫蕃衍散在中國居宣城者有陸氏齊下有杜氏吳興有烏氏程氏其仕為從事遷居青州與平原執督郵之後者皆生之支流也獨酒泉張掖之麴龔生之爵與傳其世太史公曰生之稱始於戰國之世如毛生穆生秦之盧生侯生蓋當時尊老之號至漢酈生賈生資儒

術負才氣以干當世之主點而不用麴生此其流歟然麴生以聖賢之糟粕用顯於時豈孔子之所謂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嗟夫

花中隱逸傳

傳延年者南陽酈縣人也其先節華望出鞠氏為神農臣有德於民又善養生術故神農在位一百二十年享壽寂永皆節華攝養之功也其後聞孫治驕博學洽聞多識草木之名周公著爾雅治驕預刪定由是名顯後

與蜩氏有隙為其所焚其子有黃恥焉遂去草改姓鞠氏隱居不仕以述先人之志研考經典尤明歷數工測氣候著月令一書行于世世久譜系不明或書從草或書從草有黃生曰精曰精生周盈周盈生傳延年及陰成陰成尋遇異人授堅白論分析他處自成大族子孫居頴川者號田峯氏居汝南者號茶氏居上黨等郡者號羊歡氏居河南者號地薇氏惟延年獨居南陽明黃老學世修養生之術延年性恬淡剛介多雅操明目善

視察見秋毫然素不喜臧否人胷中略無芥蔕潛光晦
迹不求聞達每以丘壑自娛翛然有古君子風真隱逸
者也平居多可而好與易褻而不汚雖庸人孺子亦不
與之校昔王子喬好神仙聞延年有養生術嘗授康子
丹訣冀受其學屢召之不肯往遂遯于荒野喬冐蓁蕪
披蒙茸下手至地卑禮以請辭不獲已乃曰子欲長生
當齋戒沐浴俟我於甘谷之上每遇三月上寅授汝以
玉英六月上寅授汝以容成九月上寅授汝以金精十二

月上寅授汝以長生喬如其言侯之果然因得四物鍊之百日丹成服之身體光澤一年齒落更生二年返老成童服之千日飛昇上京遠近聞之翕然相從于是指甘谷之水示人曰飲此皆可上壽當時徙居谷中二十餘家仰飲此水壽皆至百二三十其年有不及百則謂之夭其修養有如此者暨屈平被讒見放愁吟澤畔幾至乏食延年喟然歎曰烏有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者哉糧以從助之夕餐其仁惠有如此者一日薄遊潯陽過

栗里解后五柳先生輒與班荊道舊旁若無人冷然清氣與秋俱高王弘聞之載酒以往竟舉盃大嚼不交一談盡醉而別其騷放有如此者及西帝宸游搜訪遺逸於窮崖邃谷中延年方與十友十客逍遥彷徉若無所聞者青女遥見構讒于帝曰若輩何傲物如斯帝乃震怒而十友十客神藥形茹憔悴零落之不暇獨延年正色以待風采愈爽終不肯憚帝亦引避以遂其高其節操有如此者至唐天寶間上思見之召至闕下龐眉皓

齒上乃厚禮而問之曰卿年幾何曰臣不知其幾嘗見
贏劉擾擾之後忽若迅電耳上壯之曰異哉若人其廣
成之徒錢鏗之儔歟卿名延年信不誣矣又問曰卿
何為不仕對曰臣非不欲仕也惡夫桮貌取容以求媚
於世者寧與商山芝翁首陽薇叟沒而同傳庶結根於
桃李之場以自衛措足於荆棘之地以自安者廉而有
立臣之願也上益壯其言曰如卿者可謂混萬乂以自
晦豈得與草木俱腐者哉亟放還山識與不識皆尊之

為壽容後不知其所終其宗枝繁衍分布海內何其盛哉龍門劉氏東陽范氏皆善氏族學雖訪其遺得七十餘家作為譜牒卒亦不能發揚潛德濂溪周子講學于家以公道自任每曰不去窻前草與自家意思一般以至芟繁撥華拔其尤者乃得一人焉究其本枝實延年之苗裔也喜而作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今而後得尚友延年於千百載之上矣語曰君子恥沒世而無聞若之先勞勩若斯胡可使後世無德而稱耶以其喜學

圃好蒔花延僉謚之曰花中隱逸云太史公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其身退而其道伸延年之謂矣觀夫飾智巧以趨勢利務矯激以沽名譽者聞延年風蓋亦知愧焉

題跋

題無盡藏菴後

藏之為言藏之之具也名之無盡變化之適也而萬物得以寓形焉蘇子瞻前赤壁末章謂江上清風山間明

月有聲色之可取用而無禁不竭為造物者之妙因以實無盡藏之名固已佳矣今余用以名蓼而或者疑之是豈無聲色不為造物者之私乎若夫江山風月寓形萬物之間取之用之雖曰無盡然耳目之接得無盡乎且吾身為萬物之始而衆理畢備至於精思極慮則大而天地之廣小而草木之微幽而鬼神之迹皆得探而麗於性情之間是豈止寮簷中之一物乎以是名蓼不為過矣

題山居圖

石田茅屋苔徑蒼然此山林之士之所樂也苟無其志則雲林月嶠適樵牧往來之衝爾孟子云居移氣養移體苟富貴者又安知不為居之所移乎觀此則知居之大矣

題戲猫圖

猫之為物蓋以捕鼠為功觀其長門晝永飫鮮卧茵殆若無所用其技者至於空齋夜靜瞋伏陰窺積威一發

精爽落地雖狸猩有不能騁其捷者世豈以無鼠而蓄不捕之猫耶今觀是圖幽花叢石牝牡相戲何畫者遺其用發其微抑欲極其藝之精而筆之也吾無以識之

題陳克明環籟小葊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或曰仙可學乎曰仙不可學至若脫畧陳腐變化氣質則幾仙矣詩道亦然瑞陽陳克明以一編抵予問其方予以前所聞語之子能吐其故納其新日鍛月鍊務去其凡近之習而造乎希夷

之境則雖一刀之末洒然輕蛻以之冲舉寥廓唱喝太清何俚俗比竹之多云也克明其勉之

跋周氏埙篪樂府引

舊傳唐人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富艷流麗動蕩心目其源蓋出於王建宮詞而其流則韓渥香奩李義山西崑之餘波也五季之末若江南李後主西川孟蜀王號稱雅製觀其憂幽隱恨觸物寓情亡國之音哀思極矣洎宋歐蘇出而一掃衰世之陋有不以文章而直得

造化之妙者抑豈輕薄兒紈綺子游詞浪語而為誨淫之具者哉其後稼軒清真各立門戶或以清曠為高或以纖巧為美正如桑葉食蠶不知中邊之味為如何耳最晚姜白石堯章以音律之學為宋稱首其遺詞綴譜迥出塵俗直有一洗萬古凡馬空之氣宋亡以來音韻絶響士大夫悉意詩文名理之學人罕及之惟遺山中州一集近見流播寥寥逸韻獨出騷餘非有高情遠韻者不能學也今觀盧陵周氏兄弟所賦樂章則知二公

所學又非止老師宿儒騷人墨客之一二得也蓋其靈襟融會萬吹一律故能以之前者唱于後者唱喁而不自知其作之妙自今詞家觀之真江湖一家數也余嘗評伯恭之作絶類白樂天閒退時卧香山命小蠻樊素持衣捉麈談諧謔浪出入閭巷而其憂時剴切之意初不為外物少衰也伯淳則又如杜牧之少日俠遊名都沉酣花柳時青樓紫曲雨約雲情更唱迭和然其千金百斛之費益不知其所可靳惜也余謂才情韻三事惟

長短之製尤貴稱停大抵才勝者失於矜持情勝者失于刻薄韻勝者失于虛浮故前輩有曲中縛不住之誚信哉言乎杜子美詩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迹吾于周氏之作亦謂此伯淳其然乎

贊

唐子華畫像贊

而目熒熒而骨稜稜瞭然如澄漢之星凝然如絕壑之氷邈乎人可得而為朋確乎吾或可得而強為之名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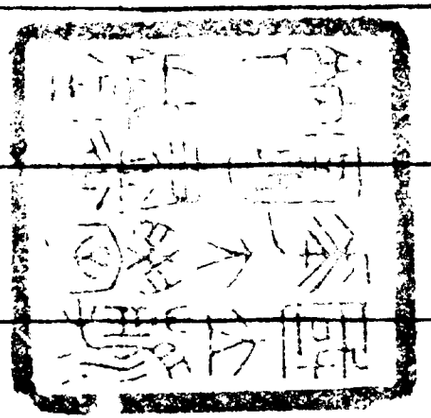
其刻畫萬古之精掀舞块圠六合之塵發幽藻探玄冥
猶使夫千載之下因其遺而識斯人也耶

顧君澤真贊

彼其之子其肖維何將以為漆園之隱吏兮胡為乎曳
塗中之尾而轉之清波抑以為癡絕之虎頭兮又何假
夫頰工之毫以神儀漫仕猶隱兮何修乎名之令嘉其
謔浪笑傲睨世而不廢嘯歌者歟

自寫真贊

有頑其首有闚其容斯把下奔亡之孺歟抑行間新進之衆歟桀黠跌宕偃蹇悵怳決危疑赴急難雖千金有所不居去怵侈守窮約有一簞而奚足多尚且行且止孰賢孰愚以時偃仰出與道俱苟有用我者其殆庶幾乎



謄録貢生臣黄　琮

謄録監生臣單可垚